

意

唐  
馬總著

林

上

進步書局校印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為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剏刪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為請既不濫費乘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為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挺泥體麤鎔鉛質軟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闈張帖唐院集周文染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鶴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鶴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都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挺泥法似疎毀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活版排印歲工時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慨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達請設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半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

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御題意林三絕句

集錄裁成庚頤川意林三軸用茲傳漫嫌撮要失備載嘗鼎一轡知味全  
都護安南政不頗用儒術致政平和奇書五卷銅柱二無忝祖為馬伏波  
六經萬古示綱常諸子何妨取所長節度豈徒務佔畢要知制事有良方

原序二首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蓋數百十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于士大夫之家有梁穎川庾仲容畧其要會為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庚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譏蔽邪盜之患君子曰以少為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  
一日也撫州刺史戴叔倫撰

子書起于魯熊六韜盛于春秋六國時莊老道宗起覆載之功橫日月之照高視六  
經為天下式故絕于稱言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教名亞孔聖至矣管晏文

梁朝庾仲容抄成三帙汰其沙石簸其粃糠而猶蘭蓀雜于蕭艾璠嶼隱于璞石扶  
風馬總精好前志務于簡要又因庾仲容之抄畧存為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楷粕  
靡遺流畧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隋代博陵李文博掇掇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唐  
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畧論五卷天后朝宰臣朱翼祖則又述十代興亡  
論一帙洎扶風意林究子史大畧者蓋四人意矣予扁舟塗水留滞廬陵扶風為余  
語其本尚且日編錄所取先務于經濟次存作者之意固失篇目如而古人予懿馬  
氏之作文約趣深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可美述于篇  
首俾傳好事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廢曇河東柳伯存重述

意林目錄

卷一

鬻子一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六韜六卷

曾子二卷

晏子八卷

子思子七卷

孟子十四卷

管子十八卷

道德經二卷

荀卿子十二卷

魯連子五卷

文子十二卷

鄧析子一卷

范子十二卷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尸子二十卷

韓子二十卷

卷二

列子八卷

莊子十卷

鶻冠子三卷缺

王孫子一卷缺

申子三卷

慎子十二卷

燕丹子三卷

鬼谷子五卷

尹文子二卷

公孫文子一卷

陸賈新書二卷

晁錯新書三卷

賈誼新書八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三

鹽鐵論十卷

說苑二十卷

新序三十卷

法言十五卷

太玄經十卷

新論十七卷

論衡二十七卷

正論五卷

潛夫論十卷

卷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商君書四卷

阮子四卷

正部十卷

士緯十卷

通語八卷

抱朴子四十卷

卷五

周生烈子五卷

荀悅申鑒五卷

仲長統昌言十卷

典論五卷

魏子十卷

人物志三卷

任子十卷

篤論四卷

體論四卷

傅子一百二十卷

太玄經十四卷

化清經十卷

鄒子一卷

成敗志三卷

古今通論三卷

中論六卷

唐子十卷

秦子二卷

梅子一卷

物理論十六卷

臣等謹案意林五卷唐馬總編唐書傳稱其系出扶風不言為何地人其字傳作會元而此本則題曰元會均莫能詳也傳稱其歷仕方鎮終于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謚曰懿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總仕至大理評事則振孫致之未審矣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語為三十卷名曰子鈔總以其繁略失中復增損以成此書宋高似孫子畧稱仲容子鈔每家或取數句或一二百言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精今觀所采諸子今多不傳者惟賴此僅存其概其傳于今者如老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不特孟子之文如容齋隨筆所云也前有戴叔倫柳伯存二序與文獻通考所載相同其書唐志作一卷叔倫序云三軸伯存序又云六卷今書乃止五卷且攷子鈔原目凡一百七家此本止七十一家又或有錄無書洪氏載總所引書尚有蔣子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此本不載又通考稱今本相鶴經自意林鈔出而永樂大典有風俗通姓氏篇題曰出馬

總意林此本亦並無之合計卷帙當已失其半非總之原本矣然殘璋斷璧固益可寶貴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兵部尚書臣紀昀

大理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右贊善臣李學錦

意林卷一

唐馬總撰

鬻子一卷

藝文志云名熊鬻子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

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士則猶比肩也。

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

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伐。上下各得其所。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予在民上。搖搖忍夕不至朝。故金人三  
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  
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息。

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利。鼈體。無為汝開。書源泉滑。滑連  
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欵有節。書井

### 太公六韜六卷

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而不用。是有求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  
也。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按賢察名。選才考能。名實俱得之也。

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  
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長則君安。三寶完則國昌。

國柄借人。則失其威。淵乎無端。孰知其源。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熒熒不救炎炎奈何。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

太公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栗。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惟聖人能行之。

冠雖敝。加于首。履雖新。履于地。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為衆所憎。夜卧早起。此妻子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將。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而懾。聞鼓聲而喜。可乎。太公曰。作將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慢出隘塞。過泥塗。將先下步。軍未舉火。將不食。士非好死而樂傷。其將知飢寒勞苦也。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耳也。

貧窮忿怒。欲決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辯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間諜飛言之士。

曾子二卷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  
十無藝。則無藝矣。至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鄙夫鄙婦。相會于牆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故士執仁與義。莫不聞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皆黑。君子之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  
則與之化矣。小人之遊臭乎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則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  
就也。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幾何而不行陷乎。  
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晏子八卷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鍾。晏子諫曰。歛民作鍾。民必哀。歛哀以謀樂。不祥。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而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

鬼神之事。公信之。屏而沐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鑊鍼。

晏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之裘。坐于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土事不文。木事不鏤。足以示民也。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處陋巷。廉隅不正則原憲倚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辱。景德不辱。今本晏子作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于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淫民惡之。舉儉罰偷。墮民惡之。決獄不畏強貴。強貴惡之。左右取法非法。不予以左右惡之事。貴人不能過禮。責人惡之。是三邪。毀于外。二讒于內。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晏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鬪。而不勝。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

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于大門之側。晏子曰。往詣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人。入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

楚王問齊之臨淄。都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闔。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容無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財。不若以言。案今本晏子作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和氏之璧。井里璞耳。良工修之。則成國寶。習俗移性。可不慎乎。

晏子歿後。十有七年。景公射。諸侯大夫皆稱善。公曰。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